

《女性文学与
性别政治的变迁》

贺桂梅 著

【内容简介】▷▷

本书分四个时段,从文学、批评、大众文化等三种形态出发,历时性地探讨了女性书写与中国现代性想象的变迁。第一个时段是1920—1940年代,以女作家丁玲的创作为核心研究对象,探讨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写作与中国革命的复杂互动关系;第二个时段是1940—1980年代,主要是对当代女性文学批评话语的反思,特别是其中的性别与阶级话语的关系问题;第三个时段是1990年代,探讨这个时期的“女性文学热”现象中的作家作品与文化现象;第三个时段分析新世纪以来的大众文化文本,以文化研究的方法考察社会文化想象的性别修辞与女性问题的呈现方式。

【精彩摘要】▷▷

如果了解一点中共党史,或读一点中国妇女运动史就会知道,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妇女解放是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这个构成部分是中共的领导者非常有意识地倡导的。毛泽东的许多论述都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比如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四大绳索”,这其中就有夫权,夫权是和妇女直接联系在一起。还有周恩来以及许多共产党领导,其实他们都非常关心怎么把女性纳入无产阶级这个运动当中。更准确地说,性别解放和阶级解放在他们看来是合在一起的事情。这是一种观念上的,或者说是在基本原则上的重视。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那是在1950年。这部《婚姻法》有人叫它“女人法”,因为它基本上是在女性的立场上来确立女性的继承权、女性对孩子的抚养权,以及女性和丈夫的关系等等这些事情。从这部法律可以看出,共产党是多么重视女性。社会主义中国的女性是全世界妇女地位最高的。女性的工作权、财产权等等在法律上与男性是非常平等的。这些东西听起来很老套但是很重要的。有些同学会觉得香港是很开放很现代很国际化的地方,而事实上那里的女性直到1972年才有继承权。在韩国,女性能够得到继承权和作为户主的权利也是非常晚的。相对来说,中国女性很早就有了这些权利。

很简单地介绍这些常识只是想说明: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当中,革命和女性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但是在今天很多人的理解中,这两件事情是分开的。为什么会这样?这涉及女性问题如何被作为一个独立的话题提出来讨论的当代历史。

大家知道“女性文学”这样一个概念是8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女性成为独立的社会话题也是在这个时间。随着女性文学概念的提出,就有了很多女性的理论尤其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介绍和引入。80年代以来关于女性、女性文学、女性主义的讨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把女性与革命这两个问题分开。好像你要讲女性主义,你就不会去讲所谓革命,或者不会去讲马克思主义。举一个明显的例证:在毛泽东时代女性问题和阶级问题合在一起,所以讲女性时,都是一个工农的女性形象,而到了80年代以后我们讲女性问题的时候,就都变成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女性形象。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简单地梳理出的三种资源,第一种是新启蒙主义。引用新启蒙思想资源的人都会这么说:我们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女人,而且不希望在做“人”和做“女人”之间形成冲突。另一种就是西方女性主义的批评理论,具体地来说是60年代之后形成的西方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当我们讲女性主义理论的时候,其实应该分清楚所谈的是哪一种女性主义,因为女性主义事实上是有很多种的。比如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它的特点是把女性遭受压迫的根源指认为男性,认为女性在社会上遭受歧视的最关键原因是男权的压制。此外还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等。在80年代产生很大影响的是激进女性主义,它是批判男权为特征的。我在那篇文章中还说,我们忘记了一种在20世纪中国产生了最广泛影响的女性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为什么我们会忘记它?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以相当刻板 and 僵化的形象出现的,它更多地是一种国家政策和政治制度上的规范,而很少被人们作为一种理论和思想资源来看待。

【作者简介】▷▷

贺桂梅,女,1970年生于湖北,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史,思想史和当代文化。已出版著述《批评的增长与危机——90年代文学批评研究》《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历史与现实之间》,并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相关领域的论文多篇。

▲《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3月出版

《别人的生活》

刘汀 著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散文随笔集,作者用一个个细小而特别的故事,串起人生中无可逃避的情境和遭遇,照出自我的底色,看见别人的生活。没有大道理,也不想教给读者什么,他只是处在卑微和真实的位置上,

【作者简介】▷▷

刘汀,青年作家,编辑,发表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若干,出版有长篇小说《布克村信札》《浮的年华》,曾获99“新小说家大赛”新锐奖、“中国文学现场”项目月度推荐作品、第十九

届柔刚诗歌奖新人奖提名奖、第39届香港青年文学奖小说组亚军、2012年度《中国图书评论》最佳书评奖。2014年出版随笔集《别人的生活》,散文集《老家:微光与深痛》等

届柔刚诗歌奖新人奖提名奖、第39届香港青年文学奖小说组亚军、2012年度《中国图书评论》最佳书评奖。2014年出版随笔集《别人的生活》,散文集《老家:微光与深痛》等

是八年前,在导师牙老的课上,他说:人们都是看着邻居过自己的日子。我如同醍醐灌顶,这句话像手术刀一样帮我划开了迷雾,显现出一个被遮蔽已久的微观世界。

谁人不是呢?邻居家有了电视,咱们家也得有;邻居家又有了冰箱,这个,咱们家还是得有;邻居家的烟筒冒烟了,咱们家也该生火了;邻居家的灯亮了,咱们的手就伸向了灯绳……别人的生活,也就是别人家的生活。我也就才明白,从懂事起自己的所有好奇,都是对别人的生活的好奇。

小时候,大概是因为家里家境一般,又受着本能的欲望的驱使,我脑海中盘旋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别人家都吃什么饭呢?尽管我知道村里绝大部分人家的伙食都大同小异,可是具体到某一顿饭上,我还是好奇得不得了。

《历史,不规矩》

张鸣 著

【内容简介】▷▷

著名学者张鸣教授的最新作品。这本历史文化随笔文风犀利,举凡历史遗迹和掌故,俯拾所得皆学问。

在这本佳作中,上至三国两晋南北朝,下至中华民国,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丰富多彩,一股鲜活的灵气贯穿全

【作者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出生赶上鸣放,故曰:鸣。长于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现任中国人民

书。通俗幽默的述说、入木三分的剖析、犀利深邃的评论,以及众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将五彩斑斓的往事以新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别样的历史画卷,表现出“个人化的历史”和“细节化的历史”的趣味。

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作品有:《辛亥,摇晃的中国》《重说中国近代史》《北洋裂变》《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等。

里,无论如何都是没办法的。唯一的辙儿,就是另修个园子,请这位老妈去颐养天年,不在耳朵边唠叨。但是,偏偏这圆明园就是修不成。

我们知道,圆明园很大,也很华丽。用法国大文豪雨果的说法,就是万园之园。一听说要重修圆明园,户部首先急了,众多御史也急了。有几个拍马屁、急皇帝之所急的,很快就被众人的吐沫给淹死了。因为,钱,确实没地方弄去。这种时候,偏偏内务府还被扯进一桩诈骗案里去,冒出来一个捐班的候补知府李光昭,假借捐献修园子的木材,招摇撞骗,骗大了,惹出了外交纠纷,还是直隶总督李鸿章给擦的屁股。

风流皇帝的教坊
教坊里的姐妹,平时概以兄弟相称。即使嫁了人,照样还做老本行。在行内有丈夫的,另外找一个或者几个相好,平平常常,丈夫知道了,也不生气。不过,用情深了,想把丈夫弄死,这也犯法。别人犹可,皇帝就不干。教坊的名角,多以年齿排行,称为大娘、二娘、三娘、四娘什么的,杜甫诗里提到的公孙大娘,就是其中一个以剑器舞著称的角儿。跟今天的一脸皱纹的大娘,根本不是一回事。当

年还有位张少娘,善歌舞,有姿色,尤其善演《踏谣娘》。《踏谣娘》是中国最早带有戏剧意味的歌舞,一人主唱,众人和,有初步的角色分工,所以,很受欢迎。每次外出演出,张少娘的丈夫都要跟着。观众们都想把她丈夫灌醉,大家好方便调笑,或者干别的什么。每到这时候,丈夫就说话了,给钱吧,多给钱,我不喝也醉。当然,大娘二娘们年老色衰,市场就不那么好了。这时候,如果还要干这行,就得化妆,用云母加粉蜜涂脸,再用丝把赘肉勒上去。有位颜大娘,眼角皱纹很深,但每次都掩饰得很好。儿子死了,一哭,露了相,婢女们惊叫,娘子眼破也!这种化妆的招儿,后来的梨园行,也都会。

说到梨园,来源也是教坊。传说教坊在梨园演出,唐明皇亲自下场打鼓,所以,后世就把梨园作为戏剧界的代称,而唐明皇,就成了梨园行的祖师爷。这虽然是传说,但这个唐明皇的确跟教坊混得过于密切,给他演出,非高手不可,在他手下,教坊水平高,但演者也紧张,一不留神,就会挨骂。这个风流皇帝,是个超级的顾曲周郎,太懂行,也太热切。梨园行尊他为祖师爷,也不大离谱。

▲《别人的生活》▲
新世界出版社
2014年4月出版

【精彩摘要】▷▷

“别人的生活。”这几个字在脑袋里盘旋得实在太久了。

最初,我想它适合做一首诗的题目,可不管如何翻来覆去,也写不出这首诗来。又觉得写成那种无法归类的闲散文章,或许更好,可这篇文章也是越拖越艰难。直到有一天我想到,也许,它在我心里的漫长和重要,不只是一首诗、一篇散文,同时也是一篇小说。

但我只能先写这篇文章了,并且为了督促自己真的开始写,早早在微博上爆了这个题目,好多朋友都说:写吧,要等着看看。可见,不只有我,许多人对“别人的生活”都是极感兴趣的,又或者,他们把我和我的文章,当作了另一种“别人的生活”来期待。所谓别人的生活,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这必是老生常谈的道理,但实在是少有人真正注意这一点。我们经常弄

▲《历史,不规矩》▲
南海出版公司
2014年5月出版

【精彩摘要】▷▷

重修圆明园的诈骗案
慈禧不满三十岁,就守了寡,这个看起来性欲很强的年轻“太后”,垂帘听政之后,对政务极其热心,其实是把性欲转换成了权欲。权把子一沾手,没有人乐意放下,更何况这种君临天下,说一不二的权势,尝到甜头,就会像吸了鸦片一样上瘾的。清朝的传统,原本就没有太后垂帘这一说,两宫太后的垂帘,其实是打着恢复议政王的招牌暗度陈仓出来的,同时,众多满族亲贵,又因为肃顺秉政,对满人排抑过甚,慈禧联合恭亲王奕訢,干掉了肃顺,大快满人的人心,所以,垂帘这种不合祖制的做法,也就没多少人异议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慈禧和奕訢的祺祥政变,也算是满人政治的一种反弹。

既然是这样,那么,到了小皇帝亲政的时候,太后就得还政,不能再管事了。可是,掌权的手,怎么可能轻易放开?放开之后,你让年富力强的慈禧太后干什么去?成天打牌,绣花,写字,看戏,怎么可能比得上弄权过瘾?太后不肯放权,太后的儿子们,就比较地难受。清朝的皇帝,不见得个个都很明白,但绝对都不肯做傀儡。不想做傀儡,按当时的情形,守着个多事而且强势的老妈在官

